

法治愈的终末期患者，对于这些患者们，医学上叫做“姑息医疗”，意思是不以治愈为目的的治疗。

比如，2/3的患者伴有疼痛表现，但对于疼痛的描述并不相同，是刀口痛、心理痛还是社会层面的痛？如何减轻疼痛是安宁疗护病房要做的。

再比如，一项统计发现，临终患者的抑郁和焦虑，来自各个方面——像心理不舒服、社会需求无法满足，愿望没达成等等。2013年，康健社区安宁疗护病房与上海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系合作，让专业心理系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提供心理辅导服务。但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仍是缺乏。而在周大双来康健之前，社工都很缺乏。

那时，周大双的导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副主任、副教授程明明带着小孩到社区打疫苗。她发现康健街道有安宁病房，只有志愿者，没有社工，这才有了周大双后来到这儿的契机。医务社工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职业，不是爱心人士，也不是管志愿者的人，而是要具备生命教育、心理学、医学、信息收集、民政医疗流程等综合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员。做这行，不是一腔热血的事，要不断完善专业能力。

目前，周大双服务了600多个案例，没有一起医疗事故，也没有和患者产生过矛盾。舒适护理方面，周大双和同事们从16个维度评估病人的需求，比如房间温度、床的角度、病情、生存状态等等；对于可能还有几天就要离世的病人，设置了关怀室，鼓励家人陪伴；如有五个患者以上的个性化需求，科室会开小

病人离世后，安宁疗护小组回访家属的哀伤治疗很有必要。除此之外，安宁疗护病房还试图帮助患者尽可能地完成他们的临终遗愿。

组会议共同解决。

“我们不光服务患者，还服务于患者家属。”周大双表示，一般专科病人治愈后，整个治疗就结束了。但病人离世后，安宁疗护小组回访家属的哀伤治疗很有必要。除此之外，安宁疗护病房还试图帮助患者尽可能地完成他们的临终遗愿。

2018年年初，病房接收了一位特殊的老人，没有直系亲属陪伴，是侄女和外甥女送到医院的。老人住的是三人间，房间里三个病人只有他能起身动动。好几天，他都要求护士推他出来，安静坐在病房门口，看着人来人往，一声不吭。原来，儿子高考那年，老人与妻子离异，没有尽到抚养责任。儿子一气之下，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，二十多年没再见过一面。老人说临终前，唯一

的愿望就是：想见儿子最后一面。

找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大家一时不知从何下手，当时周大双手下管理着100多位志愿者，便发动了志愿者的力量。但找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先是核实到对方户籍信息注销，接着一直查到杭州和宁波，最后无果，老人很失望。后来，几经波折，找到儿子工作的单位和手机号，与老人沟通，他同意尽量不打扰儿子的生活，决定写一封手写信邮寄过去。信中表达了对儿子的想念，意识到自己当年的错误，也悔恨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但不巧的是，单位查无此人，信被退了回来。

不得已，周大双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每个星期往手机号上发一个短信，但从来没收到过回音。老人去世前，周大双抱着一线希望用

下图：周大双与安宁疗护病房的老人们。  
受访者供图

